

陈亚辉 著

Chen Yahuai

酒局

参透酒桌智慧方能成大事

不懂中国酒文化，很难在社会上立足
通晓酒桌智慧，会使您行事更如虎添翼

陈亚辉 著

Chen Yahui

酒局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局 / 陈亚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2

ISBN 978-7-5404-5307-7

I. ①酒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6413号

上架建议: 机关·长篇小说

酒 局

作 者: 陈亚辉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选题策划: 李吉军

特约编辑: 张 丽

营销编辑: 刘 迎

封面设计: 崔振江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40千字

印 张: 22

版 次: 2012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307-7

定 价: 35.0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第一章 陪酒女郎 / 001

她跌倒在柔软的床上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流个不停，这是她当陪酒女时就已经形成的习惯。

第二章 酒桌阴谋 / 041

几杯酒下肚后，唐雨晨的脸色红得像桃花，这使她看起来更加妩媚、性感。符安永看得心动不已，但他仍克制住自己，暗想今晚得慢慢来享受这千金一刻的春宵。

第三章 背水一战 / 065

街道两旁，许多店铺已经挂上大红中国结。春节越来越近，年味越来越浓！冯雄俊的心头却仿佛被压了一座山似的，喘不过气来。

第四章 指点迷津 / 099

这时，一名男子走过来，把他带到一间更衣室。冯雄俊刚一进更衣室，就有两名男子不知从哪里冒出跟了进去，并反手把门关上。

第五章 被人出卖 / 123

“我就是想尝尝咖啡的苦涩味道。”“可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！”唐雨晨注视着他说。冯雄俊端起咖啡，避开唐雨晨的目光，小啜了一口，说：“正是因为以前没尝过，所以今天要尝一下。”

Contents

第六章 暗施阴手 / 161

许是从窗外拍摄的缘故，照片有点儿模糊。唐雨晨一张一张地翻看这些照片，手微微地颤抖。

酒局

002

第七章 一雪前耻 / 211

朝霞透过玻璃窗，洒在唐雨晨的办公桌上。唐雨晨哗啦啦地翻看当天的报纸，突然，她的目光落到了一则拍卖公告上，她先是一惊，随后嘴角露出了微笑。

第八章 绝密视频 / 253

慌乱中，她使劲踩了一下刹车，巨大的惯性力量使她胸部重重地撞到方向盘上，鲜血流了出来。她很快昏迷过去。

第九章 身陷绝境 / 279

他只是享受她的青春与美貌，而她则利用他的权力获取财富，当这种关系失去维护的意义时，两人就相忘于茫茫人海了。

第十章 鸿门酒局 / 337

符安永像触电似的，僵在原地，纹丝不动。冯雄俊也松了手，面如土灰。一直安坐不动的周功航，额头上渗出了密密的汗珠，双手不停地颤抖着……

第一章 陪酒女郎

她跌倒到柔软的床上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流个不停，这是她当陪酒女时就已经形成的习惯。



“老板真有钱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年年进金入银……你输了，喝酒！”

唐雨晨给肥头男倒了一杯酒，要他干了。肥头男色迷迷地盯着她，说：“让我亲一下，我就干。”说着，肥头男一把将唐雨晨搂到怀里。唐雨晨还没来得及反抗，他就啵的一声，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然后，右手往她的胸脯上抓去。

唐雨晨一下挣脱出来，嗔怪道：“你真坏，快喝酒！”

肥头男色迷迷地扫视了一眼她的胸脯，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接着吼道：“继续，继续，玫瑰好漂亮啊，我真想上一上……”

这次，唐雨晨输了。肥头男换了只大酒杯，给她倒了满满一杯酒。唐雨晨神情淡定地一口气把酒喝完。肥头男激动地拍掌大喊道：“好，好，再来……”

塞思酒吧是沿海城市海深市有名的酒吧之一，里面装修豪华，音响一流，陪酒女如云，而且个个貌美如花，夜夜宾客爆满。

强劲的音乐震耳欲聋，迷离的灯光闪烁个不停，吆喝声四起。唐雨晨又接连输了几次，被灌了几大杯烈酒，胃里像着了火似的疼痛。她感到快支撑不住了，赶紧起身，对肥头男说：“抱歉，我上下洗手间，待会儿再回来喝酒，不许走啊！”

肥头男凑上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陪你去吧！”

“去你的，真坏！”唐雨晨轻轻推了肥头男一把，然后起身走向洗手间。

走进洗手间，她把震耳欲聋的音乐关在外面，然后背靠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呼吸了几次，恨不得将在吧厅里吸进去的污浊空气全喷出来。对着镜子，她看见自己的脸红得像关公。

稍微歇息了一会儿，她扭开水龙头，将水哗啦啦地放出来，洗了洗脸，清醒了一下头脑。接着，她张大嘴巴，将中指伸进喉咙里，使劲地抠。

这时，洗手间的门吱的一声被打开。安雯走了进来，命令道：“玫瑰，还没到火候，不要抠酒。”

玫瑰是唐雨晨在塞思酒吧的代称。塞思酒吧的陪酒女郎都有一个鲜花的称号，安雯的称号是牡丹。她是陪酒女队伍里的大姐大，其他人都要听她的。

懂得英文的人，都知道“塞思”和英文“Sex”读音很相似。Sex是性的意思。这里是明明白白写着禁止性的，但来这里的男人，有几个不抱着非分之想呢？

所谓抠酒，就是将手指伸进喉咙里，使劲地抠，将肚子里的酒吐出来。这是陪酒的“绝招”之一。酒被抠出来后，陪酒女就可以陪客人喝更多的酒，这样才能拿更多的提成。但抠酒次数太多，吐得越厉害就越伤胃，因此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一般不抠酒。

“牡丹姐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，不吐不行啊。”唐雨晨哇的一声，吐了一大口酒。

安雯摇摇头，担忧地说：“这个人既是个色鬼，又是个酒鬼，只怕你应付不了！”

来酒吧的男人，有的酒量不行，没灌几瓶就不行了。

有的酒量虽然可以，但适可而止，不会烂醉如泥，也不会强求陪酒女和他们搞暧昧关系。最怕的是那些既是酒鬼又是色鬼的人，他们酒量惊人，将陪酒女灌醉之后，还占便宜。唐雨晨不像其他人，她是绝对不会和别人乱来的。

安雯会看人，知道这个肥头男不简单才提醒唐雨晨，虽然唐雨晨的酒量在所有吧女中仅次于她。

“唉，那你自己要小心点儿！”安雯见唐雨晨已经吐得无法自己，只好叹息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

唐雨晨狂吐了几口后，终于感觉胃部轻松了许多，同时又有点儿隐隐作痛。

她回到座位时，肥头男早已不耐烦了，嬉笑道：“怎么这么久啊，是不是

来事了？”

唐雨晨心里很厌恶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，但又不敢得罪他，只好赔笑发嗲说：“讨厌，快划拳！”

伴随着劲爆的音乐和尖叫声，唐雨晨又和肥头男吼叫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几瓶名酒又见底了。唐雨晨已经开始感觉到眼前的场景有点儿晃动，快支撑不住了。

这时，安雯端着一杯酒走了过来，面带笑容说：“老板真是豪爽，咱们三个一起玩玩怎么样？”

肥头男瞥了她一眼，挥挥手，吼道：“滚开，滚开，别坏了老子的好事！”

安雯见不能为唐雨晨解围，只好走开了。

肥头男又灌了唐雨晨几杯，唐雨晨只觉得脑袋沉甸甸的，疼痛得仿佛快爆炸了似的。肥头男见时机成熟，一把将她搂进怀里，双手在她胸脯上使劲地揉搓。唐雨晨奋力反抗，不小心打倒了酒杯，洒洒了肥头男一身。肥头男勃然大怒，狠狠地扇了唐雨晨几个耳光，骂道：“臭婊子，装什么清纯！”接着，他继续猥亵唐雨晨。

唐雨晨捂着火辣辣的脸颊，大声喊道：“放手啊，你干什么？”

肥头男反而更疯狂了，一下撕烂了唐雨晨的上衣，雪白的胸脯裸露了出来。唐雨晨赶紧捂住胸口，放声大哭起来。

这时一名穿着西装的高个儿男子，带着两名保安赶了过来，插在肥头男和唐雨晨之间。他看看唐雨晨，又看看肥头男，问道：“你干吗打人？”

“打人又怎么样？臭婊子！”肥头男仍指着唐雨晨骂骂咧咧。

塞思酒吧的老板黑武，是在打打杀杀中混过来的，一般人不敢在他的酒吧里闹事。穿西装的男子是酒吧的经理，名叫王育，也是个厉害的角色。只见他左手夹着一根点着了的烟，猛吸了一口，吐出了个烟圈儿，然后右手搭在肥头男的肩膀上，说：“兄弟，给个面子，有话好好说，别为难这位小妹！”

肥头男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推开他的手，扯着沙哑的嗓子吼道：“干吗，想打架？”

肥头男的吼声，引起了其他客人的注意，他们都伸长了脖子往这边望。

王育朝两名保安点了一下头，两名保安把手搭在肥头男肩膀上，装作没事的样子，将肥头男拖进一间包厢。此时恰好曲子终了，客人仍伸头往这边望。王育转头面向客人，将手往下压了压，大声说：“一点儿小误会，大家继续喝酒！”

此时，音乐又响了起来，客人随着音乐又吆喝了起来。

王育随后将唐雨晨叫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，二话不说，扬手狠狠地给了她两记响亮的耳光。唐雨晨被打得两眼直冒金星儿，加上酒力，她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人影儿在晃动。

王育似乎还不解气，扬手还要再打。这时，一名穿着休闲装、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，拦住他说：“王经理，别跟一个陪酒女计较了。”

王育转身看了中年男子一眼，顿时转怒为喜，收了手，微笑着说：“冯总来了，怎么不跟兄弟打个招呼？”

中年男子递过来一根烟，说：“这不是怕打扰王经理嘛！”

王育接过烟，掏出打火机，先给中年男子点了烟，再点自己的，吸了一口，吐出烟雾，说：“哪里，哪里！”

随后，他回头对唐雨晨恶狠狠地说：“要不是冯总为你求情，老子一脚踹死你。来陪酒还想当淑女，客人占点儿便宜又怎么了？还不快向冯总道谢！”

唐雨晨连忙向中年男子道了谢。

中年男子看都不看唐雨晨一眼，喷了一口烟，对王育说：“刚才那人脾气也太暴了！”

王育说：“没错，已经有兄弟招呼他了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只见肥头男捂着肚子，灰溜溜地从包厢里走了出来，径直走出了酒吧。

王育看着他的狼狈样儿，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。随后，他和中年男子走到吧台，要了两杯酒，对饮了起来。

大概过了十几分钟，一名保安慌慌张张地走进来，对王育说：“王哥，刚才那人带人来砸场了！”

王育大声说：“快叫兄弟们抄家伙！”

随后，他对中年男子说：“冯总，你到后面避一下吧。”说完，他将中年

男子带进了后面的一间屋子。

王育刚从屋子里出来，就见一群人手持刀棍闯了进来，见到酒吧保安就打，见到值钱的东西就砸。这时，十几名保安也手持刀棍冲了出来，和那群人混打成一片。

酒吧里的客人被吓得抱头鼠窜，叫喊声一片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外面响起了警笛声，紧接着多名警察闯了进来。砸场子的人赶紧丢下凶器，四处逃窜。警察抓了五六个人，押上警车，呼啸而去……

《·2·》

酒局 006

第二天清早，唐雨晨还在睡梦中，手机铃声就响了起来。她睁开惺忪的睡眼，伸手到床头柜，抓起手机，翻了一下身子，按下接听键，不耐烦地问了一声：“谁呀？”

“唐小姐起床了没有？想请你吃早餐，有空吗？”

“你是哪位？”唐雨晨觉得对方的声音有点儿陌生，但又仿佛在哪里听过。

“唐小姐真会忘事啊，昨晚在塞思酒吧，咱们见过面的。”

唐雨晨一下子没了睡意，仔细回忆起昨晚的经历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您，您是冯总？”

“你终于记起来了！”对方呵呵地笑了几声说，“怎么样，能赏个脸吗？”

自从当陪酒女以来，唐雨晨见过形形色色的男人。类似的邀请她接到过很多，一般她都是拒绝的。但这一次不同，对方在王育面前替她求过情，算是帮过她的忙，何况王育对他恭敬有加，可见他来头不小，她不能不给对方面子。

唐雨晨答应了，说：“你说个地方，我洗漱完毕就过去。”

对方说：“你住在什么地方？半个小时后，我过去接你。”

唐雨晨告诉对方自己住在安华路和华小区，然后放下电话，看了看时间，正好是九点十分。按照往常，她会一直睡到中午，然后早餐和午饭一起解决。

看来，今天计划要被打乱了。

这个冯总是什么来头呢？他请我吃早餐有什么目的？肯定不仅仅是请我吃早餐这么简单。唐雨晨边刷牙边想。

酒吧里的男人找她，无非是为了性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她肯定会让他失望的。她一直固执地认为，到酒吧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男人。

唐雨晨洗漱完不久，冯总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说他已经在楼下。唐雨晨下了楼，刚走出小区大门，就见旁边停着一辆黑色小车。冯总探出头来，示意她上车。唐雨晨这才看清楚冯总的模样：平头，额头有棱角，眼睛深邃有神，三十多岁的样子。

“是不是打扰你的美梦了，唐小姐？”唐雨晨刚钻进车后座，冯总就缓缓地发动了车子，问道。

“是啊，我平时要睡到中午呢！”

“那要不要我道歉？”

“不敢，我还得谢谢你昨晚帮我求情呢！”

“嗨，那没什么！”

冯总驾车上了马路，专注地开车，不再言语。唐雨晨也不多嘴，静静地看着街道两边的景物迅速往后倒。

十几分钟后，他们来到了东文街的柏泰酒店，冯总要了一个包厢。落座后，他从口袋里拿出名片夹，抽出一张名片，递给唐雨晨。唐雨晨双手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印着：雄俊家具有限公司，冯雄俊。

“原来冯总是做家具生意的，改天我去你那里买家具的时候，可要给我优惠点儿哦。”

“如果你需要，我送给你！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，无功不受禄。”唐雨晨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。

“请问你们要点儿什么？”旁边的服务员插话道。

“女士优先，你先来！”冯雄俊将菜单递给唐雨晨。

唐雨晨点了份三明治，然后将菜单递给冯雄俊。冯雄俊看了看，要了份瘦肉粥。服务员一一记下，拿起菜单转身走出了包厢。

“对了，昨晚那伙人闹事时，你躲到哪里去了？”冯雄俊问。

“昨晚有人去闹事了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你替我求情后，我就离开酒吧回家了。”唐雨晨吃惊地说。

“就是猥亵你的那名男子带人去闹的事。这家伙不自量力，敢砸黑武的场，看黑武怎么收拾他。”

唐雨晨在塞思酒吧工作，多少听过黑武的故事，但她对这些不感兴趣。要不是图陪酒提成高，她才不愿意到那样的场所。见唐雨晨沉默不语，冯雄俊转移了话题，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。

过了一会儿，餐点上来了，两人只顾埋头吃，并不多话。三明治吃了一半，唐雨晨已经觉得有点儿饱了，她放下刀叉，拿了张纸巾，抹了抹嘴巴，说：“冯总请我吃早餐，我有点儿受宠若惊。”

冯雄俊放下勺子，擦了擦手，问道：“这里的三明治不好吃？”

“好吃，只是我昨天晚上酒喝得太多了，胃有点儿胀。”

唐雨晨基本上断定冯雄俊并非好色之徒。因为，他的目光并没有在她的身体上多逗留，也没有流露出非分之想。

“陪酒确实伤胃，你要多注意身体！”

“谢谢冯总的关心！”唐雨晨心头掠过一丝感激。

“对了，你为什么选择去当陪酒女呢？”过了约一分钟的工夫，冯雄俊终于吃完了粥，用纸巾抹了抹嘴巴说，“你有大学文凭，为什么不找份好点儿的工作？”

“原来冯总已经打听到了我的个人情况。”唐雨晨心里有点儿不快。她最讨厌别人私下打听她的个人隐私。

“我不是有意打听，是王育无意中跟我提起的，你不要介意啊！”

“介意又有什么用？反正你已经知道了。”唐雨晨喝了口柠檬水说，“大学生又怎么了？谁说大学生就不能当陪酒女？对了，冯总请我来吃早餐，不会仅仅是让我来尝这里的三明治吧？”

“没错。我也不想绕弯子，直接跟你说吧，我想请你到我公司工作。”

“你觉得我当陪酒女是不正经的工作，然后想让我到你公司工作，当‘正经人’？如果是这样，冯总，你这是可怜我，给我施舍，那请别怪我无礼，我不接受。”冯雄俊的话，使唐雨晨有种被瞧不起的感觉。

“噢，小唐，别误会！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冯雄俊注视着唐雨晨，诚恳地说，“我是觉得，我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我希望你能帮我把公司做大。”

“冯总太抬举我了，我有那能力，岂不去全球500强公司当CEO了？”

“你来我公司，会发挥很大作用的，我相信我的眼光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你怎么坚信我一定会到你公司呢？要知道，我可不愿意每天被闹钟吵醒，然后匆匆忙忙赶去打卡。”

“我是个重感情、重诺言的人，我既然要你到我公司工作，就不会亏待你，我会给你比陪酒收入更高的工资，而且你也不用按时去上班。”

真有这么好的工作？唐雨晨摸不透冯雄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要知道，她每月的陪酒工资加提成有8000元左右呢。

“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跟你签合同，还预付你一个月的工资。”冯雄俊看出了唐雨晨的心思。

“那你具体要我去你公司做什么呢？我大学时成绩很差，没学到什么，别指望我能发挥专业知识帮你解决难题。除了喝酒，我什么也不会。你该不会是让我去陪酒吧？”

“正是，我想让你当我的秘书，主要工作就是陪酒！我不必隐瞒，也不会找虚假的理由来哄你到我公司。那样你即使去了，也不会待得太久。”

“那我岂不成了你的喝酒工具？”

“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工具，为别人工作的同时，自己也会得到应得的回报。你为我工作，会得到尊重。我敢向你保证，你在我公司，绝对不会有对你不恭。”

“我考虑下吧！”

同样是喝酒，这份工作显然要比在酒吧当陪酒女好得多，唐雨晨没有理由不心动。

“我希望你尽快给我一个答复！”

冯雄俊向唐雨晨投来期盼的目光。

下午，唐雨晨睡了个懒觉。起床后，觉得无聊，便给大学同学郝琳打了个电话。郝琳高兴地说：“我正想要给你打电话呢，今晚出来吃饭吧。”

唐雨晨已经向王育请了三天假，晚上不用去上班，便答应了。

唐雨晨从海深市一所大学毕业，读的是外语专业。郝琳是同班同学，也是舍友。刚上大学那会儿，大家都刚从高考的牢笼中被释放出来，觉得很自由，心思也不怎么放在学习上。人人都抱着一个想法，只要考试过关，顺利毕业就行，因此，大家玩得很疯，成绩都不太好。

大二时，唐雨晨和同寝室的姐妹到舞厅跳舞时，认识了在海深市XXX银行工作的符安永。符安永当时已经快奔四了，是一家银行的副行长。他对貌美、身材苗条的唐雨晨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。无奈，唐雨晨已经有了心上人，男友是同班同学周进。周进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但人长得帅气，又有才华，是许多女生暗恋的对象。能成为他的女友，唐雨晨自然感到骄傲。

其实，符安永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长相还过得去，而且又多金。唐雨晨的许多同学纷纷向他暗送秋波。郝琳和唐雨晨的关系最好，她利用这个有利条件，钓到了符安永。大学一毕业，她就嫁给符安永，并给他生了个儿子，起名为符伟。起初，唐雨晨讥笑她拜倒在了金钱脚下，可没料到，周进竟然也成了金钱的奴隶。

大学毕业后，班里的同学大都到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找工作，只有少数同学留在海深市。唐雨晨则跟周进一起到北京谋求发展。周进进了一家私营企业当助理，她则应聘进了一家外企，工资比周进要高。她原本打算和周进一起努力工作，攒够首付，在北京买套房。

不料，没过多久，周进就抛弃了她，娶了一个富家女。唐雨晨恨得咬牙切齿，一气之下，她辞了在北京的工作，离开周进，独自一人回到海深市发展。图陪酒收入高，她便应聘进塞思酒吧当陪酒女。其实，她的酒量并不太好，最初那段日子，她夜夜被人灌得烂醉如泥，幸好有安雯保护着她，她才没有受辱。后来，酒喝得多了，她的酒量才慢慢上来了。

饭局定在享味饭店。唐雨晨走进包厢，却只见郝琳一人。郝琳是个极度爱慕虚荣的人，一见到唐雨晨就显摆自己的尊贵，拉着唐雨晨的手，娇声地说：

“雨晨，你最近忙吗？前段时间，我想让你陪我去买套沙发，却又怕打扰你，毕竟你晚上工作，白天要休息。我们家的真皮沙发刚买不久，安永就嚷着要换红木的，说是红木家具看着自然。”

唐雨晨打心里瞧不起她：要是我当初接受符安永的求爱，你还会有今天吗？你不就是嫁了个好老公，有几个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！

唐雨晨并没有显露出轻视的神色，而是面带笑容地说：“对了，有件事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。有家名叫雄俊的公司，他们老总冯雄俊想聘用我，工资还不错，你在那里买过家具吗？不了解这家公司？你说我该不该去？”

郝琳想了想说：“我们家安永的朋友很多，而且大都是有钱的生意人。但我从不插手他的事，这家公司怎么样，我也不了解。我们家安永只让我把家管好，哼，男人都这样。”

“对了，安永现在怎么样？”唐雨晨问。

“这是我今晚请你吃饭的原因，正要跟你说呢。”郝琳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，说，“我们家安永升职当行长了。”

“那也恭喜你升级成行长太太了！”唐雨晨心里竟然有点儿怅然若失的感觉。

“什么呀，还不是家庭主妇一个！”郝琳收了笑容，关切地问道，“雨晨，要不我让我们家安永帮你在银行里找份工作？这样稳定些。”

唐雨晨知道，郝琳是真心想帮她。郝琳虽然爱慕虚荣，但心地很善良，是那种贤妻良母型的女人。

“不用了，我喜欢自由点儿的生活，再说，银行普通岗位的工资又不高。”郝琳也了解唐雨晨的个性，不再说什么。

这时，郝琳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她按下键看了看，说：“安永快到了。”

“安永也要来吗？”唐雨晨问。

“他原本今天有个会议要参加，但临时取消了。”郝琳说。

两人随后聊了一些同学的近况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符安永推门进来了，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。见到唐雨晨，

他上下打量了一下，然后向她伸出手，说：“雨晨，你真是越长越漂亮了！”

唐雨晨握住他的手时，感觉到他握得有点儿用力，似乎有所暗示。她赶紧把手缩了回来，说：“你在郝琳面前夸我漂亮，不怕郝琳回家收拾你？”

郝琳哼了一声，说：“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符安永嬉笑着说：“我在家每天都夸她，她都听腻了，不信你问问她？”

“净吹牛！我在家可没听见你夸我几句啊！”郝琳不满地说。

唐雨晨可不想听他俩打情骂俏，便转移了话题，说：“恭喜你升职当行长了，以后我缺钱花，就找你贷款去！”

“没问题，你想贷多少，我就贷给你多少。”符安永一边回答，一边把服务员叫了进来。

唐雨晨想：真虚伪，现在嘴巴上说得好听，真找你贷款时，你不找各种理由搪塞才怪！

服务员把菜单递上来，郝琳递给唐雨晨说：“雨晨，你先来！”

唐雨晨推辞说：“你先来吧，我都不知道这里什么好吃！”

“要不来份炖鹅掌吧？”郝琳说，“这里的鹅掌是用木瓜加中药炖成的，美容又滋补。”

“那就来份鹅掌吧！”唐雨晨说。

郝琳便点了三份鹅掌，符安永接着又点了一些菜。

在等菜的过程中，郝琳问符安永：“你了解雄俊公司吗？雨晨说，那个公司老总想要她到他们公司工作。”

符安永说：“雄俊公司虽然成立没多久，但发展得很快。公司老总冯雄俊是个非常守诺、讲义气的人，到他公司工作，他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你跟他有交情吗？”唐雨晨问道。

“我跟他没有交情，但我有许多朋友认识他，他在我朋友中的口碑不错。”

符安永还想继续说下去，这时他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他起身出去接电话，过了一会儿，返回来对唐雨晨说：“真抱歉，这会儿又有个重要的应酬，不能陪你吃饭了，改天再补偿。”

唐雨晨开玩笑地说：“去吧，有你在，我反倒放不开胃口呢。”

符安永呵呵一笑，转身离去。郝琳朝他娇声喊道：“早点儿回家，不要喝